

外

交

中國建國與遠東均勢

張道行

遠東的和平，自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，屢屢為日本所破壞，其主要的原
因，就是由於中國轉弱而日本漸強。今後如欲使得遠東有真正的和平，則必
定要中國強大，此所以美國共和黨候選人威爾基聲稱：『吾人需要一個自
由而強大的中國。』

因為真正的和平，在國際組織未臻完善之先，必需建築於均勢的基礎
之上，否則強凌弱，眾暴寡，那兒是和平，簡直是投降。而國際間如欲維護正義，
建立和平，也非把中國的力量計入不可。我中華民國自經三年多的抗戰以
來，已充分證明，『並非受人監護的幼稚國家，她已成長自立，足為平衡國際
的安定勢力。』所以拉蒂摩（Owen Lathmore）要說：『當我們計及門戶
開放傳統的時候，當同情心驅使我們必須繼續揭發「尊重中國領土行政
主權完整」的時候，我們的行動，就不知不覺地傾向於造成有關各國間的
互相牽制，以求力量平衡，不是考慮以日制俄，就是考慮以俄制日，或以甲國
制乙國，從未計及用中國自己力量以制別國，我們以為不計中國即能獲得
平衡，中國是無補於平衡的。』拉氏的結語特別指出，美國這種辦法，現經事
實證明是錯誤的。（見十月號佛及尼亞季刊）

我的看法也是如此，過去的中國雖或停滯於幼稚狀態，但是到了今日，

已能獨立自強，抗拒外侮，顯然已能屹立於世，古人說，「三十而立」，值茲民
國三十年即將開始，請申其說於後，以證明我國應為國際安定勢力之一。

二

侵略國家無論在歐洲或遠東，所聲言欲建立的「新秩序」，都是旨在
破壞條約推翻現狀。就日本而論，她所破壞的是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時
所訂諸約，她所企圖推翻的當然也是以當時諸約為基礎的遠東集體安全
制度。

集體安全之在遠東，除了一般性的國聯盟約和非戰公約之外，主要的
還加上一個九國公約。九國公約可以說是太平洋方面的區域安全公約，其
主旨在於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政治獨立和維持門戶開放機會均等。主要
的簽約國家如英如美，都相信該約的實際有效，所以允許不再在太平洋建
造海軍根據地或在重要地帶設防，這些雖都規定在五國海軍條約和四國
屬島協定之內，但這兩個條約和九國公約有不可分性，在理論上構成整個
的遠東安全制度。

這個制度恰巧在遠東維持了十年的和平，到了一九三一年就被日本
所破壞，而在實際上，僅僅這十年的和平，還是靠着均勢力量所維持。在此期
間，英美的海軍實力，不但沒有增加，反有減損，而日本則拚命的增加（主要

的是不在條約限制之列的輔助艦(一方面)到了「九一八」事變時，她已達到了「三」的比例，而英美則距「五」的限度尚遠。在東亞大陸方面，中國和蘇聯的力量，雖在長進，但遠不足以和日本相較。加以英美兩國在國內又遭受極嚴重的經濟恐慌，於是日本乘機發動了「滿洲」的侵略戰，均勢局面破壞了，集體安全所規定的制度，根本無人談起，美國雖然有些呼聲，可是英法則熟視無睹，坐令口國的造成。

日本少壯軍人在瀋陽的冒險舉動，既然得到成功，於是增長了他們的侵略野心，並儼然以東亞主人翁自居。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，天羽聲明，公開宣布關閉中國門戶，禁止中國與歐美各國合作，便是很好的例證。所以在實質上，九國公約的精神，已早於此時被日本所打擊完淨。同年年底她並宣布廢棄五國海軍條約，翌年春即開始大擴軍，於是華府海約也被撕破。此時的列強亦是束手無策，例如蘇聯便是被迫而出售中東路，繼續出讓漁業權等。英美方面只有在技術上經濟上援助中國開發和建立國防工業，而不敢和日本公然引起衝突，這是日閥最得意的時期，也可以說是日本獨霸遠東時期。

可是也正是在此期間，日閥的霸權，便因幾種新力量的成長而逐漸消失。第一是中國國民革命的完成，全國各地服從一個中央政府的指揮，經濟交通和國防工業方面，都是突飛猛進地進步，現代化的陸空軍，也逐漸樹立起基礎；第二是蘇聯五年計劃的完成，能在東西兩陸獨立作戰，尤其西伯利亞雙軌的敷設，沿海省一帶防禦工程的建築，使得日本不敢忽視蘇聯在遠東的因素；第三是英美的整軍，充實防禦的實力，尤其是美國因鑒於「九一八」事變時空言之無補，埋首整頓海軍，力圖恢復其在太平洋上原有的地位。於是日閥着了急，立即發動「七七」事件，冀圖摧毀中國新產生的力量，而後再轉而對付其他強國，這便是所謂「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」的政策。

這樣便引起了中國的全面抗戰。時至今已三載有半，我中國的力量不但沒有減損，反有增加，實際上中日戰事，到了去年七月即已打成平手。那時日本首相阿部會宣稱，中國有正式軍隊二百四十師，游擊隊一百萬，

所以「中國事件」的解決，至少需要五年或十年之久。美國遠東問題專家潘菲(N. Pater)更指出「中日兩國都已同樣的戰疲，但是兩方的成績都比預想的好得多。中國因為日本連續不斷的侵略，已使得她達到了空前的統一，因為日本作戰行動的野蠻，已使得她滋生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識。而在日本一方面，則因為施行半經濟獨裁的結果，也能保有了部份的國家的資源。因為這兩個因素(即日本的經濟力和中國的精神力)是如是的平衡着，第三國的壓力，關係便非常之大。」(見去年七月五日新共和週刊)

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自從「九一八」以來，日本獨霸遠東的時期，至去年七月而成過去，自那時起，還有一種新形勢進展着，其結果便將是新均勢的成立，到了那個時候，遠東自會有真正的公允的和平。

三

那末，新均勢的具體條件又是如何呢？

關於這個問題，紐西蘭學者史高飛(S. G. South)已經為我們回答，他早在一九三六年對太平洋學會演說時，即鄭重指出遠東均勢為安全的先決條件，而真正的均勢，必須有下述三方面的進展，方可建立。

(甲)英美必須無保留的支持她們對於太平洋上的義務，這在歐洲糾紛未解決，美國經濟未復興以前是不可能。

(乙)俄國必須增強她在遠東的實力，使之足以和日本相抗衡——俄國現時的力量雖很可觀，但距離尚遠。

(丙)中國必須獲得充分的力量，能夠對內保衛主權，對外反抗侵略，但在中國無辦法而為其鄰國所覬覦的時候，遠東是不會有和平與安寧的。

史氏所提這三個條件，我個人甚以為然，其所加說明，在當時也頗切近事實，可是到了今天，情形已大不同，這三種條件已，有即將成熟之勢，何以呢？

先就中國而論，我中國自經三年多的抗戰之後，確能愈戰愈強，在過去的一年之中，始終能抵禦日軍有利的進展，就全體而論，兩軍成了對峙膠着狀態，充分證明我軍已能長期作戰，而日軍則無力或不致深入，所以到了最近，於和平攻勢謠言攻勢失敗之後，捧出汪口口，承認口組織，並與之簽訂

118504

所謂「調整中日關係條約」實則此種機構，誠如我王外長所聲明，「不過爲東京政府之一部移置於中國領土之上，而爲日本軍閥實行其政策之工具」更可證明日本無法結束中國事變，藉承認汪組織以拔出泥足，好自欺欺人的向其國人宣布，說「中國事變」已告一段落，以便掉頭南進，實行所謂「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世界」實則日本的南進政策，已早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佔領海南島時，即樹立了基礎，故蔣委員長於是時喻之曰「太平洋上的九一八」，迨今年七月日本乘法國於歐洲乞降之時，又強佔了越南的北部，至是一九三二年的四國屬島協定，亦被破壞，於是華盛頓的制度全不存在了。

所以英美是否合作，以履行其在太平洋上的義務，乃是目前最重要的問題。到了今天，各國的政治家，才承認「九一八」事變是世界秩序被破壞的開端，可是在當時只有史汀生認清此點，而西門外相則不但忽視此點，反在國聯的會議場中，替日本作最能雄辯之人，不肯和美國合作以制日，以致事態愈演愈劣，但是英美兩國在今年九月二十七日三國同盟成立以前，在遠東猶始終不肯澈底合作，過去對日抗議封鎖長江和同時借款之類，只是偶合的平行行動，而其中的不合作，則頗爲不少，就中最顯著的是去年七月當英國爲天津問題被迫而簽訂「有田克萊琪協定」之先，曾徵詢美國的意見，並要求其支持英國的立場，可是美國國務部即以與美國利益無關而推卻，迨張伯倫宣布協定的內容之後，美國又匆匆的通知日本廢止美日商約，以冀鼓勵中國的民氣，再如滇緬路封鎖之前，英國也以同一方式請求華盛頓的支援，可是美國只於事後表示反對，直至三國同盟訂立之後，兩國才一變過去的態度，美國對於滇緬路的重開，即作有力的支持，同時並大量貸款中國，援助中國的抗戰，在南太平洋方面，美國除長期駐守有力艦隊外，並建立獨立艦隊，英國則除加強新加坡的防禦力外，並成立遠東軍總司令部，以收陸空海軍統一指揮聯絡之效，報章輿論則盛傳美澳聯防與共同使用新加坡，兩國已商有成議，於此可見英美合作，已有長足的進展，日本苟再進一步侵犯新加坡或荷印，則兩國的武力必然嚴陣以待了。

因此所剩者只是蘇聯一國了。她在遠東的實力早已增強，特別是經過

張鼓峯諾門坎兩次的戰役，充分證明紅軍的火力，不減於日本，近來當更有進步，而蘇聯的政策，又是一向主張扶助弱小民族對外爭取解放的戰爭，所以對於中國此次的抗戰，自始即予以援助，對於日本則拒予任何物質上的供給，因此三年多以來，中蘇兩國的關係，日有增進，除約定互不侵犯而外，並以商務協定，增強兩國間的商業往來，最近因莫洛托夫有柏林之行，東京方面大放謠言，說蘇聯同意對中國停止援助，但早經莫斯科方面否認了。

由此以觀，以中國爲中心的中蘇中英中美的三個條件，都漸成熟，所不足者英美和蘇聯，尙無聯繫於其間，此一環如能接上，則擊破日本直易如反掌，此所以近來美國輿論，都主張聯絡蘇聯，就是向以孤立著稱的格立斯伍特(A. W. Griswold)也聲稱「和非民主政體的國家聯合，決不會有損於美國的民主政體。」前美國艦隊參謀長史曲林(Stirling)少將於八月二十三日於紐約先鋒報論文中亦稱「過去二十年中，美國和莫斯科的關係，並沒有融洽，可是基本上說，美蘇應該成爲與國，我們無須贊成蘇俄的政制，但我們應認識美國的實際利益，有不少是和蘇聯平行的。」何況蘇聯已成爲遠東形勢積極而強大的因素呢？而兩國援助中國獨立的政策，又無格格不入之理。

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，當然希望美蘇能夠及早合作，而實際上，美國政府也有這種準備，最近副國務卿威爾斯與蘇駐美大使屢次的談話，以及經濟商業的增進，都是很好的例證，實則我們不僅希望美蘇合作，而且希望英蘇也能共同一致，這樣，遠東問題，自然極易解決了。

四

蘇聯要是和英美合作以援助中國，在實際上其所負責任，亦屬有限，因日本從前所準備同時對付中蘇兩國的陸軍，目前已全困於中國的疆場，所以充其量只要紅軍集中一部份兵力於遠東，使日本不能不分力應付滿蒙邊境就夠了。因此陸上的主要責任，仍由我中國自行擔負，至於海上的工作，當然不能不諉之於英美，在目前美國尤應負主要的責任。

在這樣順利的環境之下，美國自亦無需出動其武力，就可迫使日本就

範，因為美國有的是經濟武器，除了普遍禁運而外，還可抵制日貨的輸入，此二者對於日本打擊的效力如何，吾人可不必以數字來證明，只要看日本人自己的觀察就知道了。『原來我國的經濟，是以極度依存外國貿易為特質，其中尤以對美貿易，不論在輸出或輸入方面，皆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故若斷絕了對美通商，則其影響，可云極其重大。』（引自日文日本評論十一號作者山田文雄）

此外，如有必要，美國還可進一步實行長距離封鎖，其效力亦可以日本人自己的話來證明，海軍評論家羅威伊藤正德近於十一號改《造雜誌》上發表「太平洋上和戰之鍵」一文，內稱美國封鎖日本的效力，「或許要予以相當程度的承認，（日本）封鎖美國縱使英日聯合艦隊恐怕都不能作到完全，假定能夠完成，僅以其國內生產，亦可泰然處之，所以封鎖美國是無意

三十年來中國的國際地位

崔書琴

地位已有很顯著的增進。

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是否重要，可以從三方面來觀察。第一，在法律上

它是否已具備完整的國際人格？第二，在政治上它有無左右世界局勢的能力？第三，在經濟上它與其他多數國家已否發生極密切的關係？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在國際上不一定便能取得重要的地位，但如想取得獨立與主權的完整卻是先決的條件。有了完整的國際人格，才能談到左右世界局勢的能力。這種能力是由高深的文化，豐富的資源與強大的軍備各種要素造成的。具備了這幾種要素，一個國家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發言的時候才能受人重視。此外，經濟關係也是決定國際地位的要素。如果在經濟上能對世界有貢獻，一個國家始能希望在國際間佔重要的地位。我們從法律政治和經濟這三方面來觀察，便知道在過去三十年裏我國的國際

義的，何況單獨不能做到如此地步，大西洋是打開着的，東南太平洋也是日本勢力所不能及的地方。反之，美國若封鎖日本，縱然不說是完全，但在某種程度上，是可能的，而且因為日本天然資源的貧乏，所以要比美國發生更惡劣的結果。

而在大勢上，日本若不進犯荷印新加坡，亦必盡可能的避免引起戰爭而以戰爭以外的手段，加強壓迫日本，除非美國知道英國在歐洲雖然立於不敗之地，或許可能的改變她的步驟。至於我國則不論國際形勢的變化如何，自當本其過去一貫的立場，繼續抗戰，直至逐出日軍，獲得最後勝利而後止。不久既是民國三十年到來，則中華民國的堅強自立，亦將於此一年內植其不拔之基，我們且看我們建國的完成吧。

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四日於渝

二

在滿清時代，歐美有些國際法學家認為中國是在國際法範圍以外的國家。還有些人說她根本還不是一個完全的國際社會的分子。我們對這種說法雖然不能同意，但同時不能否認我國的地位確與普通的國家不同。第一，滿清政府和列強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，對我國的主權和行政權加上了各種嚴酷的限制。第二，日本屢次侵略我國，竟主張在我國有一特殊的利益。——由於這兩種情形，我國原來所處的地位實在不是主動的，而是被動的，不是自主的，而是受制於人的。

造成這種不利的地位者，當然是滿清當局及其餘孽袁世凱。直到袁氏死後，我國參加歐戰，才有轉機。我們若以參戰來劃分時期，大體上可以說以